

Рудин Рудин Рудин

〔俄〕屠格涅夫



罗 亭

Рудин

Рудин Рудин Рудин

北京燕山出版社

[俄] 屠格涅夫

罗 亭

徐振亚 沈念驹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亭／(俄)屠格涅夫著；徐振亚，沈念驹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8

ISBN 7-5402-1325-6

I . 罗… II . ①屠… ②徐… ③沈… III .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7162 号

责任编辑：李剑波

罗亭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10 印张 232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12.00 元

译 序

屠格涅夫(1818—1883)是19世纪俄国文坛上享有世界声誉的杰出作家。他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举凡诗歌、小说、戏剧都很有造诣,不过使他享誉世界的则主要是他的六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其中前四部尤为出色。

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并及时捕捉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最大特色。他创作的全盛时期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即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革命阶段向平民知识分子革命阶段转折的时期。这一阶段阶级力量的变化、社会情绪的高涨、思想观念的更替、知识分子的心态……总之,俄国生活中所有重大的社会现象都不曾逃脱作家敏锐的目光。不过,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命运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构成了一部俄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编年史,不仔细研究屠格涅夫的作品,也就无法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着手创作于1855年夏,于1856年发表于《现代人》杂志的第一、第二期。其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结局是俄国遭到惨败。这充分暴露了农奴制俄国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也迫使人们去思考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寻求能够改造社会的力量并探索强国富民之路。

围绕俄国的前途问题,早在40年代就在主张全盘欧化的西欧派和强调保存国粹的斯拉夫派之间有过一场大论战。而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有关俄国前途的争论主要在贵族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间进行。前者表面上也赞成废除农奴制,但希望由政府实

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其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及其统治地位;后者则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沙皇统治,消灭农奴制。从“不可救药的西欧派”转入自由派的屠格涅夫试图对这些重大社会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对贵族知识分子前一时期的活动进行客观评价,并且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如何发挥作用。这便是作家仅用 50 天时间创作《罗亭》的动因。

罗亭身上集中了 40 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是这些人的一个典型。他受过良好教育,接受了当时哲学思想中最主要思潮的影响,有很高的美学修养;他信仰科学,关心重大社会问题,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并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他热情洋溢,才思敏捷,口才出众,能感染人、吸引人。但是他徒有过人的天赋和才智,却不会正确将其运用、付诸斗争实践,成为“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罗亭式人物的不幸在于脱离人民,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而注定一事无成。屠格涅夫所塑造的罗亭这个人物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作家将自己同时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巴枯宁、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等等的性格特征都融合到了他的身上。就是罗亭所参加的波科尔斯基小组,也是以 30 年代莫斯科的文学哲学团体斯坦凯维奇小组为原型的。所以高尔基曾说“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由于取自现实内部的形象经过作家之手而成为典型,罗亭这个人物才有血有肉、真实可信,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继奥涅金、毕巧林以后又一个光彩照人的多余人形象。

与《罗亭》不同,写于 1871 年的《春潮》没有表现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从情节看似似乎只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虽然其篇幅与作者的长篇小说相差无几,但屠格涅夫却称其为中篇小说。1840 年 5 月屠格涅夫在游历了意大利和瑞士回柏林途中来到德国城市法兰克福。在那里他偶然踏进一家糖果店想喝杯柠檬汁,适遇店主的女儿向他呼救,请他帮助抢救突然昏厥的弟弟。女郎的美貌

和气质使他产生爱慕之心,只是由于匆匆离去,爱情种子未及萌芽便夭折了。这成了30年后创作《春潮》的基础。小说开始部分的情节与作者的经历几乎毫无二致。但不能说这是自传体小说,因为作者只是采用了自己经历中的一件事作为小说的引子。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春潮》发表后受到广泛欢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俄国评论界的反应则褒贬不一,后来的文学史家和传记作者在论及屠格涅夫创作时对它较少提及或几乎不提。究其原因,大概就如本段开始所说的那样,小说不像作者其他许多小说那样总是反映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不过《春潮》在艺术上仍是成功之作。无论杰玛这个从外表到内心都美的少女形象,还是萨宁这个青年贵族的多余人的虚弱性格,甚至波洛索夫太太这个外表华美内心丑恶的坏女人形象,都刻画得极为成功。情节的安排,景物描写也引人入胜。本小说的俄文原名 Вешние воды,确切地翻译,应是“春天的河水”或“春汛”,由于以往已有“春潮”的译名播行于世,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本文译者遂袭而用之,而同一个俄文词组在小说开篇所引的古老抒情歌曲的第三句中则译作了“春水”。

目 录

译 序.....	1
罗 亭.....	1
春 潮.....	151

罗 亭

徐振亚 译

—

那是个静谧的夏天早晨。太阳已经高悬在明净的天空，可是田野里还闪烁着露珠。苏醒不久的山谷散发出阵阵清新的幽香。那片依然弥漫着潮气，尚未喧闹起来的树林里，只有赶早的小鸟在欢快地歌唱。缓缓倾斜的山坡上，自上到下长满了刚扬花的黑麦。山顶上，远远可以望见一座小小的村落。一位身穿白色薄纱连衣裙，头戴圆形草帽，手拿阳伞的少妇，正沿着狭窄的乡间小道向那座村庄走去。一名小厮远远跟在她后面。

她不慌不忙地走着，好像在享受散步的乐趣。环顾四周，茁壮的黑麦迎风摇摆，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起伏的麦浪不断变换着色彩，时而泛起阵阵绿波，时而涌出道道红浪。高空中，云雀在施展银铃般的歌喉。少妇是从自己庄园里出来，正要到离她家不过二里地的那个小村庄去。她的名字叫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李比娜。她是个寡妇，没有孩子，相当富裕。她跟弟弟，退役骑兵上尉谢尔盖·巴甫雷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他还没有结婚，替姐姐管理着田产。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来到小村，在村口一间又破又矮的农舍前停下来。她把小厮叫到跟前，吩咐他进去询问女主人的病情。小厮一会儿就出来了，跟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位老态龙钟的白胡子老汉。

“情况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问。

“还活着……”老头儿回答。

“可以进去吗？”

“怎么不可以？可以。”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走进农舍。农舍里又挤又闷，烟雾腾腾……土炕上有人在蠕动和呻吟。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回头一看，在半明半暗中发现了头裹格子围巾的老妇人那张枯黄干瘪的脸。她胸口压着一件笨重的外套，呼吸困难，瘦削的双臂无力地摊着。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走到老妇人身边，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额头滚烫滚烫的。

“你觉得怎么样，玛特廖娜？”她俯身问道。

“唉——！”老妇人认出了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有气无力地说。“不行了，不行了，亲爱的！死期到了，亲爱的！”

“主是仁慈的，玛特廖娜：也许你会好起来的。我给你的药吃了吗？”

老妇人唉声叹气，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问话。

“吃了。”站在门口的老头儿说。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转身看着他。

“除了你，她身边没有人陪着吗？”她问。

“有个小丫头，她的孙女，可老往外跑，那丫头坐不住，野得很。奶奶要喝水她都懒得倒。我自己又老了，能管什么用呢？”

“要不要把她送到我的医院去？”

“不用了！干吗送医院呢！反正要死的。她也活够了。看样子这是主的安排。她连炕也起不来，哪能去医院呢！只要一折腾，她就会死的。”

“唉，”病人呻吟起来，“漂亮的太太，你千万要照顾我那没爹没娘的孙女。我们的老爷太太离这儿远，可你……”

老妇人停住了。她说话很困难。

“你别担心。”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说。“我会照顾的。你看，我给你带来了茶叶，还有糖。你想喝就喝一点吧……你们

有茶炊吗？”她问老头儿。

“茶炊吗？我们没有茶炊，不过可以借到。”

“那就去借吧，要不我派人送一个来。你得嘱咐孙女，叫她别走开。你告诉她，这样做是可耻的。”

老头儿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用双手接过那包茶叶和糖。

“那就再见了，玛特廖娜！”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说。“我还会来看你的。你也别灰心，要按时吃药……”

老妇人稍稍抬起头，把手伸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

“把你的手伸过来，太太。”她嗫嚅着。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俯身吻了吻她的额头。

“你得记住，”她临走时对老头儿说，“一定要按照药方给她吃药……还要给她喝茶……”

老头儿还是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只是鞠了个躬。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来到空气清新的室外，舒畅地呼了口气。她打开阳伞，刚想回家，突然从农舍的屋角旁边过来一辆低矮的竞赛用双轮马车，车上坐着一位男子，年纪三十上下，身穿灰色缎纹麻布旧大衣、头戴同样质地的宽边帽。那人看见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之后，立即勒住马，向她转过脸。他那宽阔的没有血色的脸，连同那双浅灰色的小眼睛和淡白色的唇须，都跟他衣着的颜色十分般配。

“您好。”他脸上挂着懒洋洋的微笑。“您在这儿干什么呀，能告诉我吗？”

“我来看望一名病人……您从哪儿来，米哈依洛·米哈雷奇？”

那个叫米哈依洛·米哈雷奇的人盯着她看了一眼，又微微一笑。

“看望病人是件好事，”他继续说道，“您把她送到医院里去不是更好吗？”

“她太虚弱了，经不起折腾。”

“您是否打算解散您的医院？”

“解散？为什么要解散？”

“随便问问。”

“多么奇怪的想法！您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您一直跟拉松斯卡娅来往，好像受了她的影响。照她看来，什么医院啦，学校啦，都没有用处，完全是多此一举。慈善事业应当成为个人的事情，教育也是如此，因为这些都是涉及灵魂的事情……她好像就是这么说的。我很想知道她这一套高论是从哪儿捡来的？”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笑了起来。

“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是个聪明人，我很喜欢她，尊重她，不过她也有可能说错话，她的话我不是句句都相信的。”

“您做得很对。”他说，还是没有从马车上下来。“因为她本人也不太相信自己说的话。不过，见到您我很高兴。”

“为什么？”

“问得太妙了！哪一次见了您我不高兴了？今天您像早晨一样秀丽清雅、妩媚动人。”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又笑了。

“您笑什么？”

“怎么能不笑呢？您说这番恭维话的时候最好看看您那副懒洋洋、冷冰冰的表情！我觉得奇怪的倒是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怎么没有打呵欠。”

“冷冰冰的表情……您总是需要火，而火是毫无用处的。它燃烧，冒烟，过后就熄灭了。”

“还给人温暖……”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接着说。

“是啊……还会伤人。”

“伤人就伤人吧！那也没什么。总比……”

“我倒要看看，哪一天您被火烧成重伤以后还会不会说这样的话。”米哈依洛·米哈雷奇气恼地打断她，挥动缰绳在马背上抽了一下。“再见！”

“米哈依洛·米哈雷奇，请您停一下。”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大声喊道。“您什么时候上我们家？”

“明天。向您弟弟问好！”

双轮马车驶走了。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依洛·米哈雷奇渐渐远去。

“真像只口袋！”她想。确实，你看他佝偻着腰，浑身沾满尘土的样子，以及从扣在后脑勺的帽子底下戳出来的几束蓬乱的黄头发，真的酷似一只大的面粉袋。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沿着回家的路慢慢向前走去。一路上她低垂着眼睛。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使她停住脚步，抬起头……她弟弟骑着马正向她走来；他旁边还有一位步行的年轻人，那人个子不高，穿一件又轻又薄的常礼服，纽扣敞着，系一条轻飘飘的领带，头上戴一顶轻质的灰色凉帽，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他早就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堆起了笑容，虽然他明明看到她在想心事，什么也发现不了。待到她停住脚步，他立即迎上前去，兴冲冲地，甚至是温柔地说道：

“您好，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您好！”

“啊！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回答说。“您是从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那儿来的吗？”

“一点不错，夫人，一点不错。”年轻人笑咪咪地附和道。“是

从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那儿来。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派我来找您，夫人；我宁愿步行……早晨的景色多美啊，再说路又不远，才七八里地。我到您府上——您不在，夫人。您弟弟告诉我您到谢苗诺夫卡村去了。他正准备到地里去看看，我就跟着他来接您了。是的，夫人，这太令人高兴了！”

年轻人的俄语说得十分地道，合乎规范，不过总带点外国口音，尽管难以确定究竟是哪一国的口音。他的脸型具有东方人的特征。长长的鹰钩鼻，一双大大的呆滞的金鱼眼，两片红红的厚嘴唇，平塌的前额，漆黑的头发——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东方人；可这位年轻人姓潘达列夫斯基，自称敖德萨是他的故乡，尽管他是在白俄罗斯靠了一位好心而有钱的寡妇抚养长大的。另一位寡妇则替他在政府部门找了份差使。中年的太太们一般都很乐意做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的庇护人：他善于投其所好，博取她们的欢心。现在他就住在富裕的女地主达丽娅·米哈依洛芙娜·拉松斯卡娅家，其身份是养子或食客。他表面上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骨子里却荒淫好色；他有一副悦耳的好嗓子，钢琴也弹得不错；他还有个习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眼睛死死盯着对方。他的衣着十分整洁，一件衣服可以穿好久，宽阔的下颏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纹丝不乱。

亚历山德拉·巴甫洛芙娜听他说完了才转身对弟弟说：

“怎么今天我老是碰到熟人：刚才我还跟列日涅夫说过话呢。”

“啊，跟他！他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吧？”

“是的。你想像一下，他坐一辆双轮竞赛马车，穿着麻袋一样的衣服，满身尘土……真是个怪人！”

“也许是这样；不过他是个大好人。”

“谁是大好人？列日涅夫先生？”潘达列夫斯基似乎大为惊

讶地问道。

“是的，就是米哈依洛·米哈雷奇·列日涅夫。”沃伦采夫说。
“回头见，姐姐，我到地里去看看：开始播种荞麦了。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家的。”

说完沃伦采夫便赶着马儿一路小跑起来。

“万分荣幸！”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扬声说道，同时把手伸向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

她也伸出手来，于是两人一起向她的庄园走去。

和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挽手同行，显然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非常愉快。他迈着细步，满面春风，那双东方人的眼睛里甚至噙着泪花，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对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来说，要装作深受感动的样子并挤出几滴眼泪，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再说，挽着一位楚楚动人的年轻少妇的玉臂，有谁不会感到愉快呢？说起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全省的人一致公认她是个大美人。这话一点不错。单是她那挺拔、微微上翘的鼻子就足以使任何一个凡人心醉神迷，更不用说她那天鹅绒般的栗色眸子，略带金黄的浅褐色秀发，圆圆的脸上那对小酒窝，以及其他的美妙之处。不过她最迷人的地方莫过于漂亮的脸蛋上流露出来的表情：信任、善良和温顺。这些表情既令人感动又撩人心魄。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的流盼和笑靥像孩子般纯洁无瑕，而太太们则认为她过于单纯……难道还有什么美中不足吗？

“您说是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派您来找我的吗？”她问潘达列夫斯基。

“是的，夫人，是她派我来的，夫人。”他回答说，把俄语的清辅音 C 发成了英语的塞擦音 TH。“我们家太太十分希望并嘱咐

我一定要请您赏光,今天到她那儿用午膳……她(潘达列夫斯基说到第三人称,尤其是女士的时候,严格使用表示尊敬的复数形式),她正期待着一位新来的贵客光临,她一定要让您跟他认识一下。”

“他是谁?”

“穆菲里男爵,一位来自彼得堡的宫廷侍卫。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是前不久在加林公爵家里与他认识的,对他非常赏识,夸奖他是个教养有素、讨人喜欢的年轻人。男爵先生还从事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哟,多漂亮的蝴蝶!您瞧……更准确地说他是从事政治经济学。他写了一篇文章,论述某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想请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指教。”

“指教政治经济学论文?”

“从语言的角度,亚历山德拉·巴甫洛夫娜,从语言的角度。我想您是知道的,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在这方面是行家。茹科夫斯基^①还跟她探讨过呢,连我那位德高望重的恩人,如今住在敖德萨的罗克索兰·缅季阿罗维奇·克桑特雷卡……也许您知道此人的大名?”

“一点也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

“您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大人物?真奇怪!我是想说,连罗克索兰·缅季阿罗维奇都高度评价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在俄语方面的造诣。”

“这位男爵别是位书呆子吧?”

“绝对不是,夫人;恰恰相反,达丽娅·米哈依洛夫娜说,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上流社会的人。一谈起贝多芬,他就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连老公爵听了也非常高兴……说句心里话,我真

^①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著名诗人。